

中国当代作家



系列

贾平凹

病相报告

浮躁·白夜·商州·土门·高老庄·怀念狼

秦腔·高兴

天狗·五魁·鸡窝洼的人家

制造声音·火纸

丑石·进山东·五十大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47.5/580+18

2008

中国当代作家



贾平凹

系列

病相报告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病相报告/贾平凹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系列)
ISBN 978 - 7 - 02 - 006413 - 7

I. 病… II. 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913 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李 博

病 相 报 告

Bing Xiang Bao Gao

贾平凹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4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13 - 7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中 国 当 代 作 家



责任编辑：包兰英
设计：刘 静

陈列时请按封底书目顺序排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贾平凹

浮躁

白夜

商州

土门

高老庄

怀念狼

病相报告

秦腔

高兴

天狗

五魁

鸡窝洼的人家

制造声音

火纸

丑石

进山东

五十大话



贾平凹



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系列



四平賈

JIAPING JIANG CHUANSHI

賈平四系 · 中國外灘



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系列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

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12月

人物介绍

胡方：出身于陕南荆子关镇的一户财主家，早年离家出走，落脚于共产党控制的延安边区，参加了革命，成为边区文工队的队员。能写文章，擅长擦像。一九四五年从延安派遣到陕南游击大队，历经战事。其间曾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虽逃脱，但从此留下历史污点。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后，转业于成都某文化单位，不久受捕入狱，继而在青海劳改，又在油田上生活过一段。邓小平执政时期，得到平反，转回内地，分配在西安社科院工作。

江岚：生于陕北延安的郊区，边区文工队的队员，能歌善舞。在文工队时与胡方有过恋爱关系，胡方去陕南游击大队后，同队友韩文到了东北战区，并与韩文结婚。全国解放后转业于北京某电影厂。

叶素芹：四川人，青年时代思想激进，在成都与胡方结婚，后同胡方一块调往西安，在某部门从事行政工作。

冬梅：为胡方被俘后与当地农家女结婚所生的女儿。其夫是青海油田工人，夫去世后携女儿落脚到陕西关中平原的三原县，任小学教师。

韩文：东北沈阳人，早年参加革命，在延安同胡方、江岚一块在边区文工队，后在东北与江岚结婚。全国解放后转业北京，在市政府机关任职。

中国当代作家 贾平凹 系列

胡 亥：胡方与叶素芹之子，前卫派诗人。

景 川：陕西三原县人，曾与胡方在青海同一油田的一个热泵站工作。后调回内地，在西安市政府某局任职。是胡方相处最久关系最亲密的朋友。

訾 林：西安市人，观念艺术家，为胡方的忘年交。

1 警 林

我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经历是胡方从运灰车上溜了下来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很黑，风尘混乱，我赶过去差不多是子时吧，他已经穿上衣服，但一只袖子并没有伸进胳膊，第三枚扣子扣在了第五个扣门里，西服就在胸前壅了一疙瘩。裤子也没有完全穿好，半个屁股还露着。江岚，她一定是吓坏了，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一只脚被胡方的身子压着，一条腿斜着蜷在身后，怀里抱着胡方的头，而眼镜就挂在床沿的被角上。那只唤做狐的狗龇牙咧嘴地叫，和屋外的沙尘暴的肆虐声搅在一起，异常的凄凉恐怖。很显然，胡方是从床上跌下来的，他突然地头疼欲裂，在床上打滚，要江岚用带子勒他的脑袋，江岚慌乱着找带子，没有带子，曾经用她的丝袜来勒，但丝袜太短，无法勒紧，她拿手使劲地掐他的太阳穴，像箍一只破的罐子，便看见了衣架上的风衣系带，因为太急，抽系带时将衣架也撞倒了，而胡方在那时从床上赤身跌了下来，同时嘴里喷出了一股污秽。一部分的污秽是喷在了江岚的身上的，这从她的头上额上可以看出，一撮乱发糊成毡片。就在那一瞬间，她知道要出大事了，才给我拨的电话，然后就穿好衣服也给胡方穿了衣服。那是一位很高贵的女人，她不愿意我作为晚辈的来了感到尴尬。但她没来得及收拾沐浴过的盆水和还燃着的藏香，两个高脚玻璃杯中的残葡萄酒还闪烁着嫣然如血的颜色。她要把胡方扶上床去已无能为力，企图能抱到床边的沙发上让他躺

好，胡方的块头却太大了，她抱着他的上身往沙发上去时自己也摔倒了。我在门口，惊骇得茫然无措，我听到她在说：胡方，你要挺住，你一定得挺住！胡方已说不出话，嘴巴明显地向左边抽，白沫就涌出来，像肥皂泡一样堆在了口角。

沙尘暴的吼声还在继续，风从开着的门里进来，忽地将一张纸贴在了墙上，狗跳起来要抓纸，没有抓着，落下来撞翻了沐浴的瓷盆，水在地上乱钻。

“狐，狐……”江岚扔过去一个东西，训斥了一声，便绝望地看着我。

我把可怜的老人背出了楼道。我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沉重，简直是一袋沙子，而且往下坠。我只有弯下腰，一次又一次使劲地将他往背上拥送，就在再次拥送的时候，发现了楼道外的一辆空车。这是白天里修建楼前下水道运灰的那种推车，小小的箱内用铁皮钉着，没有后挡板。我把胡方放了上去，高大身躯似乎难以装盛，只好委屈他了，让他蚂蚱一样蜷着，我说，阿姨你跟着我吧，推了车就走。江岚哎了一声却歪在了地上。我回过头去，她已经爬起来，又在低声呵斥着狗：“狐，狐，你不要来，你给我回去！”狗是跟着我们一块出来的，它叼着的是胡方的一只鞋，竟撵上了车就跳了上去。

小巷里的灯光昏暗，路面不平，小推车就撞磕着跳舞，并且发出嘎嘎的响声。速度太慢，我又掉过了车头，拉着往前跑就容易多了，一时便看见自己的影子在两边的巷墙上忽大忽小，恍惚如鬼。跑过了一间小杂店，店还没有打烊，伏在柜台上打盹的老板娘猛地醒来，说了一句“哎哟！”运灰车已经闪过巷口的漫坡。坡道边的电杆上，有人在偷贴治疗性病的广告，听见响动，立即消散。懒得理这些游医！我大声地唾出一口痰，抓紧了车把猛一拐弯往前跑，跑得飞快，像狼撵一般。差不多跑到十字路口，听见了江岚在后边嘶

着声地叫我，扭转身来，天哪，车子上竟没有了胡方，胡方是躺在一百米外的地方。胡方是从运灰车上溜滑下去的，溜滑下去我却全然不知！再折回去，重新抱了他到车上，人已昏迷，虽然让江岚也坐上车搂着他，他那颗脖子撑不住的脑袋像西瓜一样倒过来倒过去，并且大小便失禁，稀粪从裤管里流出来。

可以说，我是没有拖延时间的，一到医院也及时做了头颅 CT 扫描。我们绝没有想到的是他脑颅出了问题：叠体池和右侧室受压变形，中线结构左移 30.9cm，右颞叶区呈大片状高密影，出血量约 170ml。医生开始训我，如训孙子，说病人本不该出这么多血，应该平躺着送来，这样窝蜷在小推车上，只能是加速他死亡。我惊愕了，没敢说出胡方还曾经从运灰车上溜下来过的事。我为我的无知而脸色通红，像被无数的巴掌扇着。胡方很快送到了手术室，我和江岚就站在手术室大楼道的过道，浑身像虚脱一样没了力气，后来就瘫坐在地上。过道很黑，尽头的一面玻璃窗子泛着白光，楼外的风透过砖呜呜地像吹哨子，在三层或者四层的某一个房间里，有窗子的玻璃突然在风里吹落，发出一阵尖锐的碎响。护士从手术室出出进进，每有出入，我就盯着他们，张嘴要询问，但他们根本不理睬，甚至连瞅一下我的意思都没有。胡方情况一定是十分危急，万一……我不敢再想下去，脑子嗡嗡作响。訾林，你该挨训，你怎么就考虑不到这就是脑出血，让胡方平躺了而去接医生来呢，什么都不懂，你这个白痴！胡方的昏迷完全是你让他溜滑下车造成的，王八蛋，你是谋杀者，刽子手！我拿脑袋使劲地撞击墙壁，咚，咚，咚咚。江岚扑过来抱住我，我听见她在说：訾林，你不要这样，这都怪我害了他。她说过了，发白的嘴唇哆嗦着，又说了一遍：都怪我害了他。

“不，不……这怎么能怪了你呢？”

“是怪我，我不该来的。你知道他有高血压史吗？”

我摇摇头。

“他睡前是吃过药片的……”

“他真吃过药片?!”

“我问过是什么药,他没有说,塞进嘴就咽下去了。”

“发病是几点?”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

“十一点二十五分是容易犯病的时间吗?”

我那时语言凌乱不堪。我说,不,不,这怎么可能呢,十一点二十五分与犯病有什么关系?没关系的。我突然地号啕大哭,响动以至于使那只狗惊倒在过道的水泥地上,它就是那一刻里四蹄支不起了身子,三天里脑袋扑沓着,不吃不喝也不再叫,直到死去。